

昭明文選

十



文選卷三十七

表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口奏勅諭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以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植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合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張士然爲吳合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亮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溫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爲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爲裕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表上

長多厚此建安  
友雖行其氣猶壯  
建安文帝結兩漢  
之局開魏晉之派  
著此種是也

###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奇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丁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弘祖業 時咨颺載羣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時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與帝之載功則漢書述曰世宗舉羣思述曰時咨颺載羣士並作響臻如響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

之有上聲響者之應聲也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陛下謂獻帝也

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

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卓犖絕異也

初涉藝

文升堂視輿

爾雅曰西南謂之輿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

弘羊解陽貴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箴詔問莫能知唯安世知之具上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國語楚藍尹慶謂子西曰夫閔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

後漢書曰張儉清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

座曰君不肯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肯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者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

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史記趙簡子曰鷲鷲鳥累百不如一鸚史記趙簡子曰鷲使衡立朝必

有可觀漢書成帝詔曰東飛辯騁辭溢氣空涌空涌說也解疑釋結臨敵

有餘七略曰解紛為結反之於不安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詐也白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况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南越與漢

使南越說其北欲合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和純乃遣終軍必駭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某小者為冠纒說文曰纒

得志于心晉書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

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并尚書郎象以如得龍躍天衢振

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

翼漢李陵詩曰策名于天班固漢書述曰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

七在紫微中也子曰虹蜺為折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

四門四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天慶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玉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若衡等輩不可

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響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

舞飛兔騶髮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髮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盡其

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

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謁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欺詐面

欺詐面

###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 諸葛孔明

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卽帝位

拜爲丞相後主卽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

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爲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高明光大之本涵  
養成就之功主於  
遠小人故先以作  
奸犯科爲言

處不承不勝於內

先漢後漢通指東  
西東治亂之君而  
分言之

以恩相接也史記陳  
讓曰以國士遇我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全

曰王法納此句不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宮中府

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若有作姦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

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

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思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對志曰向

也建興元年爲中郎督廣雅曰性行淑均曉暢軍事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

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

後之等皆機密陳  
實等統政事其職  
各異以內外分言  
之後但言彼之等  
者內職諸臣專以  
成就君德為務震  
等代理留府事皆  
公議決也

息痛恨於桓靈也

桓靈後漢二帝用關聖所敗也

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

節之臣也

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叅軍統留府事

願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

來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鄉縣荆州關曰鄧城舊縣西南一

里隔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裴林之蜀志注曰秦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

興五年抗表北伐自領糧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補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瘴

境不生五穀曰不毛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卿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政事君王何休曰句求俱切町庭洽切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推



曰獎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

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禱允之任也收第三節願陛下收第二節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蜀志載亮

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對開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萇詩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邱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

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

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

魏志載亮傳後不同公傳無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作責彼之禱尤等之慢以章其慢

命之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

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

者質也人俱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虛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昔一號不辭兩國之任其

德厚也

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

且夷不讓燕魯之封

其功大也

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曰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

今矣

三世謂文武明也

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

沐浴聖澤潛

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史記曰成王作頌沐浴魯澤

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

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

為東藩

身被輕煥口厭百味

孝經授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煥適神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

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

主惠民

綱雅曰濟益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其之讖

毛詩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

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

佩山玄玉而朱組紱蒼頡篇曰紱紱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

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

統無山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故啓滅有扈戶

而夏功昭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

夷坂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合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賈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序曰成康之隆禮泉而簡

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

擇也毛詩曰方叔洧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又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乎

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峻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關

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兪古舍切故車石伏劍於鳴轂雍門芻首於齊境說苑曰越

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故鏗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

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左轂鳴車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芻頸而死

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

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

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

賈誼終軍已見薦福衡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

度之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

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

漢書文也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

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爲念

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

伏見

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

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天卽世

雖賢不乏世宿

將舊卒猶習戰也

史記曰王翳宿將始皇師之

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

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

文子曰欲治之主不

世山東觀漢書言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

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枝之隊

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

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奉諸軍至皖臣瞻漢

書注曰統猶總覽也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魏志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馬黑也曰驪突刃觸鋒為士

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滅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

鄭玄毛詩箋曰賊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殲衆也必効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

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

不旋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

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焉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此鳥獸水孕曰禽此徒囹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說文曰囹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牢圍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輒

食乘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披任也左氏

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立塞山諫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濞濞至北濞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燧燧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

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勢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志欲自効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

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

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

回其勲，銘於景鐘，章昭曰：景鐘，景公鐘也。臣聞明王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

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西將兵襲鄭，曰：侯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

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沐者，魯人也，以勇力事

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曹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

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沐執匕首劫齊桓公，問曰：子將欲何曹沐曰：齊強魯弱，而

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沐三戰所亡盡復

於魯。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

王曰：賜人酒，醉欲嬾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

注引呂氏春秋云：云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按秦本紀，堯廉子季勝之後

臣竊感先帝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葦麻子惡來之後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以其伯翳後邑之秦為耐庸使續嬴氏祀號曰嬴秦然則秦管為趙矣不特為其同祖也

**早崩威王棄世**

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諡曰威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

**填溝壑**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夫馬填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

士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

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居厄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

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

曰韓子慮者天下之壯夫也東郭魏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遂東郭魏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前大疲于後夫免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擗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夫

是以効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

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

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世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吁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陪主立

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

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

原君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何況巍巍大魏多

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衞編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  
衞女不貞尚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  
子時求進者道家之明

忌也莊子曰功成者名成者虧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陽分形同

氣憂患其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

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高曰猶塵附泰山露集螢燭末光增

暉日丹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大和五年植上疏

曹子建

此文可匹出師表  
而文彩詞條更爲  
蔚然世以台伯表  
仰希葛相者非知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  
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無私孔子曰天無私江海稱其大



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壘子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於高世之孫之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立

注曰崇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鄰立云御

于宗族又能為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傳曰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勝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誠骨肉之恩爽而

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開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親親之義實在敦固禮記曰君

而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

之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

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龍送為三番上

延盈升美其繁興也九親猶九放便宜曰上下即吏計作四五番

休  
執政不發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

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三略曰長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至于臣者人道

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

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

不敢乃望

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寒慶

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閔之異殊於胡越

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

也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

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

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

尚書考索增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

然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毛詩國風文

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

陛下沛然重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

之篤義如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

毛詩曰豈無膏沐

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自可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

惟省無錐刀之用錐刀見臣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游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

朱組佩青紱朱組紱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二號漢書曰奉車駙馬都尉字駙馬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雙管筆

出從華蓋入侍華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于帝側胡廣漢官張晏曰近臣負

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何之劉更生前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

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中詠棠棣非他之誠毛詩

我罔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命塊然獨處左右唯

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開樂器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樂者不可為歡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

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犬崩城

墮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

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

憐惻動人頗似中  
西晴王聞樂對

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

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向之者誠也 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

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禍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

幸葵藿欲上人也稱曰計又從親觀中帶帶自誠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

尚書曰友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

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諛信也母

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曰將安將樂汝轉棄子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

市疑子子墨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

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

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

悽悽謹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章明已見上文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人郢樊冒勃蘇冀陛

慎也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並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

物使同三司也

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王隱晉書曰太祖引

祜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

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

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

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

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謂其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

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

誠在過寵不

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誨發中

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談陛下辱高位傾覆亦等

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

左氏傳齊侯遇相梁之妻于知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知弔

違

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

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蓋聞古人申於見知

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己

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

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

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

雖側席求

賢不遺幽賤

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應要者側席而坐

然臣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

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

屠釣之間

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岩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版牆上下版築梓頭鐵脊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如周西伯

而

合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

遺賢不薦而謬處樂

班非直身殃將爲朝累今乃強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以身矣此失豈不大哉

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

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

文武請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

臣所見雖狹據今

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

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侯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

光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

光

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宜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

皆服事

華髮以禮始終

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之事也新序開邱邱曰士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

雖歷內外之寵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

日月

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

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

事乞留前恐使臣得速還屯

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荊州諸軍事

不爾留連必於外

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 陳情表

#### 李合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合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

書累下備賻追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歎賜奴婢二人使詣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

中太守一存去  
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

生孩六月慈父

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祖母對愍臣孤弱躬

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

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見息字書曰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熒熒獨子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

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

特下拜臣郎中等蒙國恩除臣洗馬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驪

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類也漢書谷永上書主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

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馮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策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

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

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

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

文選卷三十一



又明非有傳詞以  
辭通慢之責

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齊文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

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國語注曰賤謂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

然相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嗟

恐日薄于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

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

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洪喪伯父還傳此日烏鳥之情誠痛傷帝毛

無養字晉書作  
報養易志注同無  
養字乃俗妄削

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

儻侍保卒餘年饒與微曰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張首結草已見上文左氏傳曰管姬類敗秦歸于軸

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之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願曰吾死嫁之及國曰以殉願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柱回村回蹟而願故獲之夜夢之曰余乃所嫁婦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青曰

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臣不勝犬馬心

原按魏朝一語前人共謂其持楊用修引釋載謂不作荒朝其曰爲指蓋晉人改之入史耳然張峻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亦稱仍烈皇帝則又何說帝魏寇蜀助自陳壽後儒如司馬溫公日以昭烈於漢世系荒忽疑之南唐李昇之列况當時亡國俘臣體例固應爾一耶讀謝平原內史表中出自敵國之語乃知士衡故是有氣骨人

###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爲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 陸士衡

此文亦學蔡中郎護高陽侯表

陪臣陸機言

蔡邑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爲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

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

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邱園耿介之秀

尚書舜曰子欲宣力四方凌爲易曰貴于邱園

東島莖莖王肅曰隱處邱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

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羣萃

累蒙榮進

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

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驗誅徵爲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轉殿中郎又爲著作郎晉合目錄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土臺也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

左傳衛太子謂泚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損杜預傳注曰尚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也唐之鳳閣鸞臺  
也所謂臺閣者此  
也唐之鳳閣鸞臺

景拔迹顧逸同列臣賢書注施重山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

灰之滅不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

若虜周易曰夕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

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裕趙王倫篡位幽執固固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臣之

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瓊

王隱晉書曰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

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一作嶠自列

被避迴同黨崎嶇阻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

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葢爾之生

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向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

尚不足左傳子產曰諺云最剛之國杜預曰最小說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

區區之心切慕此爾畏逼天威卽罪惟謹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鉗口結

舌不敢上訴所天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莫大之勳勳日

撥此表自巳惡帝  
非成都也觀表首  
斥臣可見是時士  
衝從成都在鄴下  
魏郡太守治鄴故  
詔書下魏守守復  
遺丞授之耳兼以  
表末便道之官等  
語証之其義尤明  
李注恐誤。方氏  
韓文舉正云說文  
悼懼也陳楚謂懼  
曰悼引五情震悼  
句爲証然顏魯公  
祭姪季明文震悼  
心願只作悲悼也

經聖聽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  
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

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陛下謂成都也杜預  
左傳注曰宥赦也

迴霜

收電使不隕越

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  
傳齊侯對季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

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

戶

戰國策曰薛人扶老  
攜幼迎孟嘗君道中

懷金拖紫退就散輩

恩惟咎五情震悼

文子曰昔中黃子曰  
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踟天踏地若無所容

毛詩曰謂天蓋  
高不敢不踟謂

地益厚不敢不踟史記曰魏公子自  
責似若無所容踟音局踟精亦切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

及朽瘞

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  
疇後漢書郭隗上疏曰破雲雨之渥澤

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

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

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  
丹書書曰延及平民

則塵洗天波

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  
郡守爲銅虎符竹

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

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  
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

雖安國免徒起紂青組

大夫其後安國伴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  
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

張敞亡命坐致朱軒

漢書張敞爲京兆尹坐  
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

免為庶人

免為庶人戮于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敵功使便召敵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敵見拜為冀州刺史敵起亡命復奉使冀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為秦豈臣蒙垢含垢所宜忝竊方言曰貪可非

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

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

馳心轡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陳詒申胥曰昔楚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嘗紀曰劉琨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

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烝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

免為庶人戮于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敵功使便召敵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敵見拜為冀州刺史敵起亡命復奉使冀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為秦豈臣蒙垢含垢所宜忝竊方言曰貪可不施謂之貪非

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鈞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國于黎元

曰聖帝明王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 所以致太平 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之祀知

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益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

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毛詩

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邱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琨臣匹禪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温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

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不顯老文王用肇我區夏三葉重

光四聖繼軌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

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位收元曰永康永

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聰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

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旒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

東四

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五員証授欽明，服膺聰哲。禮曰：服膺，奉也。

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珠磨玉。質，言太子有五之質，珠磨以道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

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成論。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

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

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高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載曰：建興四年，劉曜

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尚書曰：肆于啟求，爾天邑商。臣等奉

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于寶晉愍紀曰：

賊入掠京，都劉粲，越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贊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于是見宮神聖，流離再辱，荒逆。再為懷愍二帝也。老子曰：

天下神器，不可為者，敗之專昭。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載事也。厄運之極，古

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子尹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莫

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况臣等荷寵

三世，位厠鼎司。三世謂趙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恭，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于襄於事，遂陽，鼎司。承問

三世位厠鼎司。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于襄於事，遂陽，鼎司。

震惶精爽飛越

謝承後漢書曰宮武上疏曰奉法詔命精爽隕越

且悲且惋五情無主

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

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

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思泣血

臣現臣匹碑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

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

卿子曰日月遊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

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或多難以

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不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啟聖見下注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

爲五伯之長

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山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齊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

先入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

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謂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潛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繆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社稷靡安必將有

以扶其危

鹽鐵論曰危傾扶危

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

史記曰秦更民曰黔首

伏惟陛

下立德通於神明聖人存於兩儀

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立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



載一出賢人君子所  
想思而不可得見也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  
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  
中興之兆

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  
曹子建黃初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

服采服衛服蠻服  
夷服鎮服蕃服  
天下嚮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夷葬宗姬之離犬

戎蔑以過之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奔牧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意廢后立褒

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  
戎共攻幽王遂遷幽王驪山之下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  
王隱晉書曰元帝瑯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

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江左  
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  
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抗明威

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懷普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

夫以法相序天下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  
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尚書曰汝不遠

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劇奈  
美新日海外遐方鉅額企踵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書曰納于百揆百揆

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  
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蕩滅夏后相后續方娠逃出自齊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

收夏眾使女艾謀流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虎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  
毛詩序曰蒸民

也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焉  
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

之至通乎神  
明光丁四海  
蒼生頤然莫不欣戴  
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  
為臣妾者哉  
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  
且宜皇之亂惟有陛下  
主體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

曰獻公之子九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橋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服有三

天祥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或有顯懿故天因

而誰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漢書曰靈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

無異親民無異望矣  
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孟子曰

年之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詩曰君子有義蘇  
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

情允洽  
封禪書曰大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

徵者蓋有百數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削胎不破卵則出于郊孝經獲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  
冠帶之

倫要荒之眾  
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

計  
周書曰不謀同辭會于武王郊下  
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

尊號  
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

文選卷三十五

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

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詎計為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題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允上以慰宗

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大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則

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曲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主窮曰稊者楊之秀稊與

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云帝曰蕤命汝典樂神人以和臣覘臣匹禪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

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決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

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決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位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

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

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齊人波蕩無所繫

下無覲讒杜預曰下不敬望上位也喻與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齊人波蕩無所繫

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等民也無有貴賤故謂之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

匹夫構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澹嗣天下無所繫心

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謙退奈宗廟社稷何

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

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囑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

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館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

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儲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甲兵

之元寇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寢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主之元寇

陛下明並日月無

幽不燭

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

深謀遠慮出自胸懷

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

響時之

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開泰之路

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是以

陳其乃誠布之執事

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

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

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

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

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

主簿臣

辟閭訓

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爲湖州刺史

臣匹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

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

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指平人爲清河太守

輕車將軍關

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罪

公負叟合臣職昭昭公負叟合臣職昭昭

不許罔成則遂其歸不許罔成則遂其歸

則其代歸命之時則其代歸命之時

不歸人君與海之歸不歸人君與海之歸

則其代歸命之時則其代歸命之時

不歸人君與海之歸不歸人君與海之歸

則其代歸命之時則其代歸命之時

不歸人君與海之歸不歸人君與海之歸

則其代歸命之時則其代歸命之時

不歸人君與海之歸不歸人君與海之歸

文選卷三十八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塚人悛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受命漢書鄒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

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

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將滅遂毀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

職貢於王傅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

夫一國為一人與先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與

國後祭射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

柔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

竝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下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稍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親

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將以位嘗

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孫氏下孫

班固漢書項羽贊曰亞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定疾殞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葬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

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

戎有卽敘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勿傲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與

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雖三王弘道商周稱仁洋洋

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

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

二千石典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鶚恤功

愛子及室毛詩曰鴟鶚鴟鶚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毛詩曰微彼桑土綢

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諡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

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于甄井吳志

曰堅屯梁中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卓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一井且有五色氣擊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煖傳

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圖四  
才工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  
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

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內從百越之兵以征諸侯

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

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奔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破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

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為采薪者所踐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一君竝

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

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

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

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辨按濟神器於魏非說文曰魏陶也從瓦垂居延切李注魏音其誤也陳與郊云惟魏堅古叶故孫堅以魏并神器為受命之符權既君吳尊堅曰帝紅在蓬為吳講厥後秦緣符避所為楊更沿襲以來至志堅讀及朱魏微登進士林備唱名讀魏為堅上稱真讀以爭辨不遜落職一字之誤入乃爾

之相符  
勞堅傳云遠葬曲阿不知何以吳今請之也○後讀吳主傳大書太元二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栢斯拔在吳無疑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云讓中書令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庾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承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

中州謂洛陽庾氏潁川人

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郡

隨侍先臣遂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琰為會稽太守亮少

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嚴

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

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

又曰中宗眇亮妹為皇太子妃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

頻繁省闈出總六軍

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

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

老子曰知足不

辱知止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

帝登遐

先帝謂元帝也

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維新

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詳細字道

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阼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

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

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春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河上公老子注曰太上謂太古

無名之君也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

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

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皇后和意鄧后安思后順烈皇后桓思皇后靈思皇后皆非姻黨

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

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根植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

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

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劉侯宗室見鄧都側目而視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

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

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闕

元規之意非志存追讓但欲箝天下之口耳

大姓并馬氏言之豈德祖思本一姓也馬光亦白殺

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

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

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音呂外摠兵權尙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貴達國語

注曰膂脊也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

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宗即位敦奉進大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

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

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尙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

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土自貽

患責哉仰覽敷鑒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侮是以

控愷屢陳丹款曹大家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

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測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

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尙書曰哀矜折獄明啟刑書願陛

與二正不平詞多  
彙列其才氣頗銳

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雅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畊山數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亦自道健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尙之標顯

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

道喪持昏則忠貞之義

彰

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立邈之風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

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亦有秉

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

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

之章昭曰三君父師也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

競

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

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

運無常

通時有屯蹇神州邱墟三方圯裂

神州見吳郡賦注

兔宜絕響於中林白駒

無聞於空谷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谷鄭玄曰兔置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岐岐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斯有識之所

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既瑪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

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宜大化

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

於羿泥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

明氏之讒子弟也嬖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

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人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爲將封子爲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

與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

其類於樹核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易曰貞固

揚清涓波文子曰養生以經世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

羣黎蹈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邱幾不免虎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身

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

事二姓下見故主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四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期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里季所言不強致之也說音悅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朓都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爰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士以為美談西士蜀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

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瑗書諫文

帝曰勸遊激修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遞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

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冀俗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

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此文何故憂錄

般仲文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

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喻昔

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

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乃

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錫文纂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

書曰昭也桓玄為楚王備九錫之禮支列妙熟朝臣勸進玄遂篡位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

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

于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郡賦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

繫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繫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

力是祝唯力是祝已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何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憲章既

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 情詞亦自曲盡 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祚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復懷書魏受福欲以楊彪為太尉辭曰彪備漢三公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豈可贊維新之朝

傅季友

此文猶有東漢風味

致此折復百道  
功季友章表故自  
專長

臣裕言近振旅河涓揚旂西邁

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

將屆舊京威

懷司雍

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  
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

河流過疾道阻且

長

詩曰迍迍從  
之道阻且長

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

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  
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

伐木通

徑淹引時月

東觀漢記曰東彭伐  
樹木開道直出黎邱

始以今月十二日矣故洛水浮橋山

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鐘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

毛詩  
序曰

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

塵里蕭條雞犬罕

東觀漢記曰北夷寇  
作無雞鳴狗吠之聲

感舊永懷痛心在自

劉琨答盧諶詩曰哀  
我皇晉痛心在目

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

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  
西南晉文帝崇陽陵西武帝陵

賜陵印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  
帝峻平陵印之南則惠帝陵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

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沈約

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榮陽人也高祖  
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

既開剪荆棘繕脩毀垣

左氏傳戎子駒支曰  
驅其狐狸翦其荆棘

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

若使宋不代晉則  
讀此文者有不感



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于天子於是

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實直詳盡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

念功簡

勞義深追遠

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

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之休明沒而彌著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

爰自布衣協佐義始

裴子野宋畧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

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

勿軍國心力俱盡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匪僂也

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

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

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

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

頃戎車遠役

居中作捍

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千人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也

撫寧之勲實

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劉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

方宣讚盛化

乃章云此表與穆之本傳所載異同頗多此據季友本

內難謂劉毅劉縡  
孫葛長民司馬楚

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邁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

見虞述尚書曰三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

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今未弭乎外虞既殷內難亦

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圖開之志物應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時屯世故

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國語姜氏告于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

穆之匡翼之勳豈唯嚆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諫潛慮帷

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人則造膝出則詭

辭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乎國語狐偃曰畜力躬於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

一紀遂克有成紀可以遠矣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徵夫人之左右

未有靈濟其事者矣左氏傳車耳曰徵夫人之力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靈濟已見曹植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

同易曰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

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漢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

滲昇竟表此篇殊  
健不減傳季友

士宇仰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臣契闕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  
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

封宣城郡公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

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知母邱儉表曰禹尚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

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

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同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

帝諱暉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尙書王曰嗚呼疾大漸雖白見之



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煩故曰自見之謂明愚夫一

至偶識量已。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

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尙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后

道揚未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宜德。嗣君謂君靈林王也為宣德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入棄常而妖興王室不造職臣

之由。不造已見稔康國憤詩職汝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

又曰武帝遺徒懷子孟祖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

富廢白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王賀不可以承天

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豈負主不負社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

未乾訓音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頃主未乾而身名玷滅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謂鬱林猶鬱賴類也孫盛晉陽秋曰都鄙遐遠東簡文帝謂之曰投息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岡。漢廟已見吳都賦闕陵已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左傳楚遠涉強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典

失圖尙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壺表曰豈敢千藤位以微時。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蓋去

榮乎宴安已見上解尙書表。病征何似有

絕漢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南齊書述曰長平桓桓  
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誰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 尙書古稱司會中書

實管王言 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僉書  
可沈約宋書曰置祕書令典尙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 且虛飾寵

章委成禦侮 七略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  
爲虛飾之類詩曰子日有禦侮 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

鴻毛責重山岳 陽東養性賦曰泥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  
母邱儉之意東時日憂責重山岳誰能爲我擔 存沒同歸毀譽一

貫 吳志周劬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  
同歸壯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也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

一職已蠶朝經 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  
國語注曰蠶慢朝經也 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 穀梁傳曰

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 論語孔子曰管仲  
體孫歸紀陟曰故特任使冀復飾讓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 論語孔子曰管仲  
相桓公一匡天下

左傳曰首侯滅亦秋歸氏 晉侯賞和子秋臣丁室 光宅近甸奄有全邦 光宅已見吳郡賦謝承後漢書  
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 頌越

爲期不敢聞命 左傳齊侯對宰孔曰  
小白恐煩越于下 亦願曲留降鑿卽垂順許鉅平之

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 鉅平羊祜永昌  
庚亮疏見上表 次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  
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

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謹誠



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

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

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

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袁子瑛詩曰翮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

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後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枚鄒傳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篆刻為文而三冬

靡就法言曰童子雕蟲象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作川負書燕魏空彈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

去奉而歸躡躑躅去奉而歸躡躑躅齊楚徒知貧賤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

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

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耳持斧作牧以蕙苴典諺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

教范而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為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典謗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貢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

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于金與獄吏趙廣肯示之除名為民知井曰之

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敞通廢於年上壽既曰徒

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

離瘼矣笑其適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皇敷畝控帶朝夕秋興賦

薛君曰瘼散也旱之沃壤輸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駱為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

黍稷之餘稅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揚雄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疎廣也拆芟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

鄒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平以蒲薦肉陛下應期萬世接統于祀莊子曰萬世

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漢書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于毫三千諸

曰司馬談曰今天子接于歲之統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八子王舟王俯取出以祭不臣豐守離心功慙同德尚書

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下者八百諸侯武王

曰受有德兆夷人歸心離德  
予有離臣十人同心同德

泥首在顏輿棺未毀

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關輿棺即輿槨也已見潘安仁謝陸機

詩 縮構草昧敢叨天功

縮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獄氏傳介之推曰構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人之功以為己力獄

訟謳歌示同民志

獄訟謳歌已見劉越石勸進表

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

左傳仲尼曰推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

先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

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東觀漢記曰初

上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

曰不敢又曰初士學長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鹽令從者獻

以給諸公費

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臣雲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闕諸隆替

時機顧譚諫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

遠惟則哲在

帝猶難

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

稱許郭

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稱獎訓士類其獎安七人皆如所

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

拔十得五倚曰比肩

習鑿齒西襄陽耆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

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按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

讓吏部議封侯而  
殺分敘



七人宜王曰寡人聞于里一士是比肩  
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眾乎  
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願

無足筭魏志曰王脩議高柔於在魏則毛玠公方居首則山濤識量魏志曰毛

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尙書僕射典選舉先賢嘗曰以臣况之一何遼落世說表彥伯曰江士遼落

居然有魏志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中選而書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萬里勢齊季陵遲官方淆亂毛詩序曰禮義嗟逝莊子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效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

尙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盧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

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筭未詳廣韻晉錄曰

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牛座時人謔曰貂不足狗尾續草創惟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論語

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淮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

寵章董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

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

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密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蓋

將軍鄧禹為太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為或與時抑揚武

隱若敵國

班固漢書叙係通述曰叔孫孫常與時抑揚勝不免曹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加意漢常獨繕繫弓載土時令人

禍異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其上管嗟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東觀漢記曰漢帝崩推安帝宜承大

統中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鄧千秋曰騭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騭封侯食邑平陽

或盛德如卓茂或帥

道如桓榮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禮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

剛窮極師道賜榮賞闕內侯

四姓侍祠已無足紀

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

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五侯外戚且非舊章

漢書曰成帝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而

臣之所附唯在恩澤

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幸相廕以列侯之爵

既義異疇庸實榮乖

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

業東觀漢記曰相者兩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

門無富貴易農而仕

東方朔戒子書

曰飽食安步以任易農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

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立理為吏部郎徒吏部尚書後竟二州刺史

爰在中

興儀刑多士

中興書謂元帝也

位裁元凱任止牧伯

尚書曰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質徵橋馘大隗靡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伯虎伯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

所富者義所乏者時

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

薄宦東朝謝

病下邑

土俗謂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

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

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家司

劉瓛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廬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

侍史部

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荷爽之十旬遠至

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國侯郎一月九

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謀衛太子書訟之然日嘗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破徵命及登立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

絲麻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舊廟雖有姬姜無棄憔悴

儼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

貳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曩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

請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蕭楊州作薦士表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滂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新勞垂拱永逸曰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方之疏襲取類

導川國語太子晉曰伯馬疏川導導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

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純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雖純塞耳所以掩聰也純古冕字統古滿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讓高世漢書爰益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

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嗚呼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譙元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

一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譙元彼西華我客辰彥表毛詩曰振鷺于飛于

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物色闕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光

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吳知其姓名也常謂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誦之

取製於一狐諫求味於兼采主裏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翥易注序曰鹿峰以兼采為味五聲倦響

九工是謂嚮子曰昔者禹治天下以五聲寢議廟堂借聽輿旨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

於廟堂嘗食得不肝腦塗地左氏傳曰晉人聽輿人之誦輿早已見射雉賦

臣位在降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

違微倖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

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罟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  
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歲老而不能  
貌在太冲詠史詩曰世曹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思晦

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七葉重光海內冠冕

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  
卿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叔交憲公次子王筠為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淮南子曰神清者賢欲不能亂深洪張鶴狀曰銜質  
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六德教

叔寶理遺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魏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  
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袖後進

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  
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  
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

夫傾望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字景清，潁陽人也。魏太尉之子，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顯異之曰：「與令君之子也。」過見袁侃亦驪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郁之子，少好學。四友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

**僧孺理尚棲約，思政恬敏。**王僧孺年六歲解屬文，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既筆耕為養，亦

**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傭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傳介子立功絕域之

地，以封侯安久，事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關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亦編。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緝，口為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牋，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大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繩。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宮制廣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從前後所陳皆補益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曰：中郎將軍烏桓還，馮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豈直懸鼠，有必對之辭，竹書無落簡之謬。**華庚三輔決錄注曰：竇攸康孝廉為郎，世祖大會，豈得鼠如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晉曰：此明帝時，蜀簡陵中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

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晉曰：此明帝時，蜀簡陵中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

皆服其

博識 昧坐鎮雅俗 弘益已多 僧孺訪對不休 質疑斯在 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

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 竝東序之祕寶 瑚璉之茂器 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祕寶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班固漢書羅方進術曰用台時官器周世資 臨表悚戰 猶懼未允

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

蕭子顯齊書曰褚蔡字茂緒為義興太守收封巴東郡表讓封貴子蔡詔許之官至

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異不同疑是蔡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蔡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貴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

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貴世載承家允膺長德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貴字蔚先

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蔡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章昭曰載成也左氏傳王子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戶年鈞以德德鈞以下 而深鑒止足脫

屣千乘 老子尸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

弘義有歸 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

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請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兄

根常被病純病困救家丞命司空無功符不當傳純純墓大行移書問嗣翁士書尊詔封奮奮上誓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翁移臣又曰丁繼爲陵陽侯罷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大宗絕

緒命臣出纂傍統

禮記曰總別爲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

稟承在昔理絕終天

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湖車騎葬還詩曰濟廣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反永惟情事觸目前

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滅之節

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對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

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

是廢德舉豈曰能賢

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勢公馬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

陛下察其丹款特

賜停絕

丹款已見庚元規表

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

謝承後漢書曰朱龍隱身草澤

不任丹慊

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遷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金贈太宰蕭子顯書

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何書曰彭善繼惡樹之風。應璩與王將軍書曰。崔鳳繼愚猶知。穆烈。既絕

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杜預傳序曰。左邱明受經於。使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而藏諸名山。則陵

谷遷賢。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畧曰。孝武皇帝。敕丞相

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藏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

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

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爲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

西河。禮記。管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

尊王。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慮妄啓。必窮鑿勒之盛。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

出精廬。以尙幼。不許。州闔曰。陰令劉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

爲太邱宰。故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陶周。故太宰竟陵

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漢書文帝即位。將侯爲丞相。袁盎進曰。丞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  
人主在時與其治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出之  
道退無苟利之專  
倘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  
倘書曰敬敷五教在  
寬又曰百揆時序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

書藝業述作之茂  
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道非兼濟事止樂

善亦無得而稱焉  
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漢記曰上嘗問東  
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  
人之云亡

忽移歲序  
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  
鳴鵙東徙松栢成行  
子良而周公有意類鬱林之嫌  
子良而周公有意類鬱林之嫌

代宗之議故假鳴鵙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卽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  
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鳴鵙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  
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鳴鵙焉說苑曰烏與鵙相遇鵙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鵙曰何景曰  
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鵙曰子鳴於是鳴鵙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  
胥曰樹人皆惡我聲鵙曰子鳴於是鳴鵙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  
胥薨櫬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

南徐州刺史又南兗州  
刺史斯謂之三藩也  
人苔油素家懷鈔筆  
油素已見吳郡賦葛藟藟栢  
臆曰曹廣寢懷鈔筆行誦文書  
瞻彼景

山徒然望慕  
景山謂嶺也毛  
詩曰既被景山  
昔晉氏初禁立碑  
晉令曰諸葬者不  
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之亡

景山謂嶺也毛  
詩曰既被景山  
昔晉氏初禁立碑  
晉令曰諸葬者不  
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之亡

景山謂嶺也毛  
詩曰既被景山  
昔晉氏初禁立碑  
晉令曰諸葬者不  
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之亡

景山謂嶺也毛  
詩曰既被景山  
昔晉氏初禁立碑  
晉令曰諸葬者不  
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之亡

景山謂嶺也毛  
詩曰既被景山  
昔晉氏初禁立碑  
晉令曰諸葬者不  
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之亡

景山謂嶺也毛  
詩曰既被景山  
昔晉氏初禁立碑  
晉令曰諸葬者不  
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之亡

亦從班列而阮畧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

蒙嘉歎陳蒙志曰阮畧字德規爲齊國內史爲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畧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請闕

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叅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並見

良廟故太宰淵丞相巖親賢竝軌卽爲成規褚淵碑卽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巖字官儼巖贈丞

相南陽樂藹爲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圭爲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惟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轡軒不知所適禮記曰禮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語與歸

職國策顏囑謂齊王曰秦攻齊今日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賤

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

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誠乃信慮先犬馬厚恩不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

溝察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而弊帷毀蓋未葺蠅蟻禮記仲尼曰吾聞

受命於天而命知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弊帷毀蓋未葺蠅蟻禮記仲尼曰吾聞

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禮記仲尼曰吾聞

蔚蠅蟻延叔堅戰國策論語曰爲王先用黃泉爲王作葺以御蠅蟻禮記仲尼曰吾聞

幽泉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而形如錦陛下弘獎名教不膺

甲連以金縷皆鐻爲交龍禮記仲尼曰吾聞

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

南浦迤邐北陵送葬

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

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岷山下謂恭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 厥業緒  
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聽民更樹碑業述德處長老見  
牌者無不拜之  
言其遺愛如此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 子於也如... 功未... 本在... 常...

... 公則... 詩刊... 立... 世... 凡...

... 志... 言... 不自... 處... 人... 其... 身... 體... 本... 不... 可... 分... 離... 也...

... 詩... 刊... 立... 世... 凡... 公... 則... 志... 言... 不自... 處... 人... 其... 身... 體... 本... 不... 可... 分... 離... 也...

文選卷三十九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啟

任彥昇奏答七夕詩啟一首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一首

上蕭太傅因謝尊禮啟一首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今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上書

上秦始皇書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至大臣皆言秦王曰請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說

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

以歷舉用客之利見行當逐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

於秦秦後歸由余穆公又使人間要

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

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

楚之鄙人執之穆公問百里奚欲重購之恐楚子不許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穆公與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穆公臣不及

戰國之文楚人頗工  
世詞李斯本楚人故其文亦華而西文迥錄之為



臣友寒叔賢而公莫知繆公使  
來邠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邠豹不豹奔秦

人厚幣迎寒叔以為上大夫  
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  
預曰公孫友秦大夫子桑也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

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于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

三年百姓餽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

子叩封職為列侯魏商君叩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

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又曰

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說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

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則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

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

之壤成臯縣名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歸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

看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華陽為  
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立穰侯魏氏為相國魏冉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疆公室

今字對前音字只  
音字今字對照兩  
大段文字前舉先  
世之典以事証後  
就秦王一身以物  
喻印小見大于人  
情尤易通曉也

漢以後文字筆力  
必不能若此馳騁  
所以設後宮以下  
一意翻作兩層

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乾圖曰光閭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此四君者

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

疎士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寶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崑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魯平公曰大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

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

旗樹靈鯨之鼓孫卿曰鯨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鯨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

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

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不實外廐

周書曰止北以駸駸為獻廣雅曰馱馱馱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

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女願得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

是宛於元切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普以璣

傅珥也說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縞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傳注既少不足稱業以別之作皆類此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爾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

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波瓶也於頁切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每甫友切。鄭衛桑間韶虞

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

用干戈徐廣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曰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

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

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衆庶故

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百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

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

資者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

應噴通矣前動以  
利此後忱以害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

產於秦可寶者多土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

以益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奉書諫爲其事尙隱不欲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

其懸法度於其上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

子客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爲王號爲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爲校尉廣雅

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鬪城不

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鄭立禮記注曰流猶行也

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爲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六齊望於患后

孟康曰高后劉濟南郡為昌王台奉邑又劉瑛邪郡封營陵侯劉渾為瑒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太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

呂后漢書曰文帝問濟北逃亂口城盡封悼惠王諸子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城

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相地王庶乘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成魯興居誅死盧

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

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憂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言不能為吳二

說相成義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

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用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擊我南郡

雖使梁并

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

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

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作乃使

楚人當作吳人輔當作禦言吳越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雖指斥故假胡越銜亂其辭自比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

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

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低同兵燭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盡進於前

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

如淳曰故易精思以謀慮之

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干與奸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

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熹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

臣聞鷲鳥累

百不如一鷲

孟康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鷲鳥比諸侯鷲比天子

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

武力

鼎士衮

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日成市

服虔曰衮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曰鼎士象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

不能

止幽王之湛患

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湛今沈字也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

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

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僚鸞諸賓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十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

故願大

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人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瓚以為文帝入關

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哀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

寒心戰栗未明而起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諭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

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揖早熾徙武

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曰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開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

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

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詳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

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新垣過計於朝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

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兵不留行善

言攻之易故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

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孟康曰言國家不願大王孰察之

可庶幾得之也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憲信伍士無不報不見疑則在王二旬包下二層意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

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加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日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

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蘇林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滅趙遺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言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

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

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

楚王誅之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別和左足或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別其右足李

斯竭忠胡亥極刑

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

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

恐遭此患也

善曰史記曰對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放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據下文皆言為左右所排非避指斥也左右謂勝詭之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于心觀其竅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

新漢書曰音義曰或初相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何則知

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

秦購將軍之首千金千斤臣聞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爲之柰何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據其胸於期從之自刎徐廣

曰提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

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

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善曰惡謂燕王拔劍而怒食以

世道十二風意  
不與最曰非王  
意直不守城不

世道十二風意  
意直不守城不

馱駢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說惡王更勝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

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友

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膺引脚於

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向書呂刑曰膺者脫去人之膺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膺膝蓋也范雎摺脇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千金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險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等擊范雎折脇摺

齒雎得出入秦為應侯廣雅曰摺折也方合切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

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漢書音義曰徐徐衍負石入海徐

見列上傳善曰論語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理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不容身於世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

曰比近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鄭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齊威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

與言已所以見憎  
望石之故

此言正氣

之以。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好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末信子冉之計囚

墨翟文頌曰子冉子罕也冉言在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徐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國亦云銷骨又曰讒毀之言骨

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疆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

繫竒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前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前後可知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言敵朱象

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堯子嚳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洸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

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

士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

如言至所以使左  
不特伸其喙之山

人

乃丁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  
公即田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  
封比于之後修孕婦之墓魯初曰糾劍姬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盟霸諸

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袿及

內袿欲也勃鞞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

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

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

種乃稱疾不朝人或惡種作亂越士乃賜種劍而自殺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

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善曰列女傳曰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

仲辭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善曰言可報者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思必報拔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

窮達無愛於上善曰於上所求則架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

無所愛惜也

由。應劭曰山許山也。益路也。章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才難謂曰單曰節之狗或吠棄非其主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

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

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族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燔妻子揚其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

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柢下木也。輪囷

曰柢音帶。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國去倫切。離薄某切。音衣。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曰

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也。頌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五

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今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

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善曰小雅曰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俗。獨化

曰開達也。

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遵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

甲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爲甲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甲辭以謝若衆口已見上文故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

既至秦持于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爲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七故曰七

首短而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大輅曰文王田于涇陽卒見呂尙坐茅而漁戰

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尙遇文王立爲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立爲師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

音義曰太公望塗遇卒遇其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

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牆垣蔽也然帷妾之所止牆臣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漢書音義曰皂食牛馬器以木

作如槽善曰不羈謂才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怨世不用已采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

焦之有哉棄其疏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尙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故里名勝

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晉灼曰史記樂書封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

未詳其本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

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

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已之節不可變主之聽不可偏只二意

上書諫獵

簡當深切章奏當以此為準獲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善曰史記曰秦

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詵皆平大官曰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死曰愛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烏而死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

卒然遇輒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漢書百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

之意輿不及還輒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

朽株盡為雜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百曰賁育作只

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

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

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轍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轍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汎掃衢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機而後獲策之威。而况乎涉豐草。騁坵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曰吳為圻墟。前有利

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明。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

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

不垂堂。張揖曰畏懼在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乘奉書諫。王不悅。遂去之。從家。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類似老子。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

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令度也高誘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考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

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

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

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大轡不禁繫絕其

高墜入于深其危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

必矣亥曰吾已矣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必若所欲為危於累

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百靈公造九層臺荷息問之求見變所欲為易於反掌

善曰說苑曰百靈公造九層臺荷息問之求見

曰臣能累土一博基加九種卵墓上公曰危哉

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

樂善曰樂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

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齊魯古曰走起也音為奏人性有畏其影而

惡其迹。却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

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虛陰以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其矣。欲人勿聞。莫若勿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澆。漢書音義或曰塗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

益也。不知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

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擊槩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

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

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善曰自從也泰山之竄。力故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晉灼曰統古頰字殫盡也幹并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鑽傷

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曼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主於不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稱丈星徑

而寡矣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竭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星徑而寡矣夫

十圍之木始生而藜足可撻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

稊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撻抓也字林曰撻先牢切抓壯交切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藜磨也稊力公切尚書注曰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景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羗

荏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樂北君長十數在都最大在任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

籍善曰漢書曰義曰無忌常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

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羗祚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

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譏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

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蝨楚謂之蚊蚋

而銳切齒猶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二

公以謝前過善曰謂漢置錯也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

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至也善曰此言貢賦

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齊曰山東吳

此直其託非

王之府滅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五世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車一爲連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甚巨瓊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

聚玩好。圍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臺昭曰長洲吳東也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有水朝夕爲池深壁高城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

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將歸尙得十牛善曰言王早還

全下安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曹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善曰吳饗平自海入河故

道也地理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滌陽待吳之饑大

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王將問也吳楚反堅守距二國不從後樂布等開初與三國

有漢書與此必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問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四國不得出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齊北趙囚邯鄲此不可

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鄒裔圍趙王於邯鄲與因無異也杜預在氏傳注曰掩蔽也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十里之內矣

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

張韓將北地

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將北地謂將

兵在吳軍之北也

弓高宿左右

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

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 詣建平王上書

####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至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曰鄉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繁之鄉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春秋考異鄧曰

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

姑姑無男石女女利毋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寃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宋書曰郡縣爲封國者內史並於國王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爲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嗣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

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一定之論也

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然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

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爲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下官聞

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伏願大

王暨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穉。羸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樞。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

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

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何嘗不局影凝

嚴側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修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

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曰。孟嘗君人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

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問

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曰。狐裘。至以獻。幸

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乃得出。馳去。至關。關洪。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

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

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曹植艷歌曰。長者賜顏色。秦山可動移。

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刺拾瓦投虛。太





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

漢書曰谷口有鄴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鄴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

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

子之頸

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將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俱啟丹冊並

圖青史

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

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

利哉

左氏傳曰叔向貶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

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卒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伍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王朝京師得會見帝戲謂倫曰問卿為吏婆婦公不過從兒便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

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

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

曰絳侯誅諸呂囚於請室

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

又曰而僕又俱之蠶室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

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

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

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

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

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節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歷欽

明天下樂業。荀書曰放勳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尙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麗單王退俟

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清雲浮洛西泊臨洮。土刀切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

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下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

仁沐義。昭景飲醴而已。揚雄靈獻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督借習借音價論語摘補像曰帝率攝昭景飲醴贊為歷宋均曰昭景謂景星所

也。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園土教罷民鄭司農曰園土獄城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也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於沈

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邱夜坐睡夢見一丈夫倚徙鵠亭無非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畝有五丈夫來驚歌

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邱命人掘之五頭其孔公合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敗於柶邱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翼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徵行部宿亭覺壽奸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鵲巢亭

啟

奉答敕示七夕詩啟一首

任昉集語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諷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彥昇

任昉啟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春秋合諸國曰黃帝

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

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毛詩題曰關雎之什

雖漢在四世

魏稱三祖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

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

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玉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人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

道不可得

豈其多幸親逢日暮

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

臣

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

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孔門川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晚屬天飛比嚴徐

淵真上書世祖曰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問也

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借爲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惟君知

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取求不疵表於辯才

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顧集有辨才論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

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箋曰卑鄙益著臨啟慙慙女大切罔識所

寘謹啟

爲下彬謝修卜忠貞墓啟一首。蕭子顯齊書曰下彬字士蔚官累至綬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壽字望之永始

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不衛陵至東陵口大軍敗績盡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珍野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陸忠貞公珍有與忍切

肝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

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

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曰憲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

南史何遜傳從弟道作東離門圍居之園有卜忠貞冢  
點種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酬之

王禮應論謂聖湯世說樂府曰名教中自有  
樂地植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禮論  
而年世貿遷孤衣而淪塞廣雅曰遂使

碑表蕪滅邱樹荒毀狐兔成穴牧童哀歌桓子新論曰蘇門周以琴見孟嘗

荆棘孤兔穴其中感概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

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壹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

力就烈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樵蘇之

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願觸請齊王曰秦攻齊今日敢有臣亦何人敢謝斯幸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一首劉璠梁典曰昉為尚書禮中即父憂去職

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  
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昉啟近啟歸詵庶諒窮歎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

日左氏傳楚薨破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君於品庶示均銖造鷹鳥賦曰品庶每

賜一作君呂延濟  
曰昉家集諱其名  
但云君撰者因而  
錄之按六朝諸集

書卷多作君啓君  
白之語呂說得之  
下文君子品庶之  
同

鐘所以行  
銷錢也

干祿祈榮更爲自拔  
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已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

聽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啟助往從末官祿不代耕晉中典書簡文詔曰

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

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爲人子膝下之懼已同過隙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

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軻之過隙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

然而送車之則是無窮白昨階仰視懷棟後見几筵其器存其人

亡君以此思哀則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

哀將焉不至矣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以酒祭地也酌力外切論語曰祭如在

暮寂寥聞若竟若無主陳蒼曰聞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去王隱晉書曰

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呂安答嵇康論曰易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

塗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易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

無心考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曰孝

錫爾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不任奔迫之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啟